1

临近开学，新生事迹不绝于耳。即便是严肃的医学生之间，也流传着不少八卦。

“Benson，你猜怎么着?”消息最灵通的塞谬凑到我跟前，“这届新生里，有一个学院神话。”

“学院神话?”

我瞥了他一眼。对于向来满嘴跑火车的塞谬，他的话有百分之三十的真实性就谢天谢地了。

“知道NOVATEN制药集团的太子吗?那个自称天生贵族的Charlie!”

“据说他家捐了学校十个亿。只要他想。”塞谬打了一个响指，“第二天大学图书馆就改叫Charlie大楼。”

“而且，明天他就会带着十八个猛男保镖，开着五台直升机落在教学楼顶上，来学校报到。”

见塞谬越说越起劲，我赶忙打断:“打住!我们可不是活在偶像剧里。”

塞谬摆了摆手:“你这么认真干嘛，我只是想跟你分享一下传闻罢了。”

2

然而，在这个传闻走进医学专业教室时，所有人都愕然了。

“我叫Charlie，临床医学专业的新生。我学医的目的是，救死扶伤。”

说着，他飒爽地取下墨镜，凤凰纹衬衫上的亮片闪闪发光。

台下先死寂一片，然后响起一阵礼貌性的掌声。

完全符合传闻描述的飞扬跋扈，只是身后少了夹道欢迎的十八个保镖。

“救死扶伤?”塞谬在边上小声纳闷“不应该是继承家业吗?确定他不是从网上搜来这个答案的?”

我抱起手臂。虽然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，但是在众多诸如薪水和职业前景的理由中，这回答确实如他的做派一样与众不同。

甚至有些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。

3

我们与Charlie就像隔着一层天然的壁垒。他活在他的偶像剧世界，而我们在学海中浮沉挣扎。

除了不时传来颇具“含金量”的流言，提醒我们他的存在，诸如“看到他被豪车接走了”、“又看到他出席名流派对了”。

考试日渐近。忙里偷闲之际，塞谬也和我八卦:“我们专业挂科率这么高，你说大少爷每天派对晚宴的，能坚持下来吗?”

我耸耸肩:“不能毕业又如何?他还有公司继承。”

虽这么说，也不免疑惑。医生这个职业，从各方面来说都不轻松。家世显赫的Charlie又为何选择这条道路。

仅仅是想和我们开一个荒唐的玩笑吗?

夜已经深了，我走过医学院图书馆，发现里面亮着微弱的灯。

推门进去，却见在一片昏暗里被照亮的，是一人孤独的身影。

4

“Charlie?这么晚了你还在?”

“Benson?”

他抬起头，也认出了我。

“原来你在这里……还以为你今晚在沙金酒店参加名流派对。”

不着边际的传闻脱口而出，我才觉得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总归有传闻，让他们说去吧。”

他却不在乎地笑笑，没有在意。 越过Charlie的肩，我看到教科书被翻得卷起了边，字里行间写满了密密麻麻批注。

回想起他刚才的侧影，全神贯注得仿佛忘记了时间，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:“你不会还没吃饭吧?”

他也恍然:“忙忘了，不碍事。”

“这个，给你。”我递给他手中的塑料袋，“夜宵点多了。是食阁的平民小吃，吃不惯可以不吃。”

“那我不客气了，谢谢。”他的脸上看不出嫌弃，反而像是为这突如其来的善意而惊喜。随后，他抬头望向我，紫色的眼眸中闪着笑意。

“对了，考试加油。”

同学们在茶余饭后议论的，往往是他的行事夸张与理想主义。但当图书馆白色灯光勾画出他的轮廓，我却初次意识到，对于“救死扶伤”这个空茫的词，他可能是认真的。

似乎能够设想,在不远的未来,同样专注的脸庞将在手术台前,被无影灯所照亮。

那也正是他眼光所向的地方。

5

自那以后，我又去了几次图书馆。

每次都能遇到在学习的查理,他是这里的常客。我对他招招手,他也回我一笑。

坐在图书馆的两端,我们都没怎么说话,但也逐渐习惯了彼此的存在，像是一种无言的默契。只是笔尖划过纸面刷刷的声响，照亮了枯燥的考试季。

最后一门交卷后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，考场里充斥着嘈杂的氛围。

也就在这时，我鼓起勇气，叫住了刚要出门的Charlie。

“Charlie，等下和我们一起吃饭吗?去轻松一下。”

“Benson，你疯了吗?”塞谬在一边压着嗓子，“大少爷说不定要出席商业会谈，别打扰人家！”

实话说，那一瞬间我也有一丝紧张,唯恐对方说出“我已经派了玛莎拉蒂来接,正准备去米其林餐厅就餐”之类的话。

却见站在考场门口Charlie回过头来,朝我们催促道:“还等什么，走吧。”

阳光洒在他的身上。他一身都是通宵学习的凌乱，脸上却洋溢轻松的笑容，看起来就与普通的医学生一般无二。

那些镀了金的传闻总归是传闻,此时面前站着的才是活生生的他。

我有预感,我们能变成朋友。